

62点
270516 2

THE MANSIONS
of
PHILOSOPHY
論 概 學 哲

著 倫 杜 爾 威
譯 編 澣 文 詹

1931

行 印 店 書 明 開

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初版發行

實價大洋二元五角

(實價不折不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“論概學哲”

印翻許不權作著有

著者	威爾·杜倫
譯者	詹文滸
發行者	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
印刷者	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九五號
電話掛號七〇五

開明書店發行所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
北平楊梅竹斜街
漢口湖北街金城里

開明書店分店

原序

此書之作，在於建樹一調和的人生哲學。牠所企圖的，是欲解決哲學上的諸問題，好像哲學的故事所企圖的，是欲說明各大哲學家的生平及其哲學體系——用淺明的語句，使他們變爲可理解的人物，又重現代的應用，使他們變爲活化的人物。在這裏，我們將減去各天才家的傳記與著述，使其分量，較諸前書，稍減輕些；又因我們所研究的，都是我們自己的時代與自己的生活上的切實問題，所以較諸前書，當更有意義，更能引起興趣。

自從近世紀的財富發旺之後，所有人類的行爲與信仰，皆經歷着一種比任何變化，更爲不安，更爲偉大的變易。其在哲學界，就把希臘人的沿襲的宗教，宣告一結束。我們又返於蘇格拉底的時代了：各種古昔的風俗與信仰，相繼崩裂，固有的道德生活，深感受恐慌，固有的理智生活，卻大得解放。在我們的觀念與動作中，一切事理，皆屬新穎，皆在試驗

中，沒有任何事情，是固定了的。我們的時代的變遷，無論在速率方面，或在式樣方面，或在種類方面，皆係空前的；即如著名的配列克里斯時代，亦望塵莫及。我們的生活的各方面，都在改變，——自使我們的工作增加複雜的工具，與使我們在地球的廣場上，滾來滾去，毫不停止的車輪起，直至我們在性關係上所發生的新見解，與我們在靈魂上所發見的幻影擺脫止，沒有一件事情，是確定了的。我們的農業，變而為工業了，我們的鄉村，變而為市鎮了，我們的市鎮，變而為城市了。其結果，科學的地位提高了；藝術的地位降低了；專制政體與貴族政治結束了；民政政體與社會主義產生了；婦女解放了；婚制破壞了；固有的道德規律廢棄了；奢侈的生活，替代了苦行主義；伊比鳩魯的人生觀，替代了清教主義；不安的激刺，替代了安分的知足心；戰爭的次數，雖已減少，戰爭的禍害，卻大增烈；所有我們心中的快樂與宗教信仰，從此不復存在，卻有機械論與宿命論的人生哲學，取而代之地位。一切事情，皆在變遷，我們處於此變遷中，已失去端緒，不能摸索一個生命的停泊所與安身處。

在任何進步的文明中，進步到一個時期，必會發見舊有的本能與習慣，對於改變了的刺激，不能適應；一切古昔的制度與道德，將如被緊壓的炸藥，在不能自遂其生的局面之下，全然崩壞。我們的文明，現已到達此時期：我們脫離了家庭與家室，來至工廠，來至辦公室，來至綜雜的城市世界，所有現成的反應方式，皆失效用，我們的理智，必須於混沌的局面之中，用有意的努力，創造一條新路，以替代簡單的與現成的本能動作。每一事理，必須重經思慮——自我們餵飼孩子的「方式」，與滋養身體的食物如「加魯力」，「維他命」等問題起，以至革命的政府，應如何處置工業或貿易的問題，皆須審慎考慮，求出新路。現在的我們，正像一個於行走時，不顧到自己的腿，即不能進行的人；又像一個於奏樂時，不想出下一拍音符，即不能彈奏的琴師。現成的本能動作，既不足以供反應，其勢不得不困居在懷疑與理智的大海之內，求出新的辦法來。我們終於在前未之有的知識與權力的囹圄內，而喪失自己的目標，自己的價值，並同自己的鵠的了。

處於此渾沌的局面中，有一條出路，值得成熟的心靈，熱烈地注意，那就是超脫瑣屑

的刹那與部份，而自全體的情境中，求出整個的解答。我們現時所最需要的，乃是整個的見地（total perspective）。自我們看來，好像生命是太瑣屑了，太活動了，不能執住牠的一致性。我們不再是公民，乃是許多個體；我們沒有任何目的，不能看到死的彼岸，我們只是人的許多部份，除此以外，即無甚意義。除了斯賓格勒（*Spengler*）以外，沒有一個人敢於今日測量生命的全景。分析的方法，很活潑的跳躍着；綜合的方法，卻拖在後面。我們懼怕近代的專家，爲求安全的緣故，只攢在狹小的範圍內。每一個人，皆知他自己的部份，但不明白他人的部份，在全體中究佔如何地位。生命本身，變成無意義，剛像完滿的時候，又化成空幻了。

讓我們不怕「不可免」的錯誤，讓我們測量各方面的問題，並於全體的光明中，觀察各部份及各難點。我們將界敍哲學爲整個的見地，爲囊括全生命，欲自混沌的狀態中，求出一致性的心靈上的企圖。既然哲學不是經院學派的遊嬉，脫離人類與社會的興趣，而專致意於死的概念的探討；我們在這本書裏，即當包括各種可以影響於生活的價值

與意義的問題。我們將用若干時間，玩弄論理學，試爲解答彼拉多的問題；（譯者按：卽「什麼是真理」的問題。）我們將咀嚼認識論，承認人類的理解力的限度；這些艱澀的規律，在此書內，只佔有限的篇幅，但在「哲學的殿堂」中，這有限的篇幅，已足夠了。其次，我們將跳入形而上學的中心，對於時行的唯物論，加以切實研究；我們將要說明：到底思想是否物質的機能？到底自由是否是暫時具有生氣的機械的幻影？又次，我們將進入倫理學的畛域，探究善的生活的本質，究竟是什麼；我們將尋求變遷的道德的原因，並預測牠的結果，我們將比較齊諾與伊比鳩魯，而尋求快樂的關鍵，究在何處，然後搜集各項意見，以爲教育的嚮導，以爲性格改造的準備。又次，對於美的畛域，亦將稍爲論述，以視美的意義如何，藝術的景色又如何。又次，我們將論述歷史，尋求牠的教訓與法則；我們將懸擬進步的現象，又預測文明的內容。又次，將論述政治學的邦國，爭辯無政府主義，共產主義，社會主義，保守主義，民治政體，貴族政體，與獨裁政治的優劣得失。又次，將研究宗教，重提神與不朽的老問題，又於世界宗教史的見地中，探究基督教的過去與將來。末了，我們將聚集

悲觀論者與樂觀論者於一處，既瞭解人生的痛苦，又訟讚人生的快樂，而於整個的見地之下，總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。

多忙的讀者，或要詢問：這一切哲學，果有實用的嗎？這是可恥的問題！我們從不以此查詢詩歌，——牠的本質，亦屬人們對此不完全認識的世界的幻構的詩歌。假如詩歌能顯示我們以通俗的眼睛所不能窺見的美，哲學能指示我們以理解與原恕的智慧，那我們已可心滿意足，因此二者，實比全世界的財富，更為寶貴。當然，哲學不能裝滿我們的錢袋，亦不能在民治的國家內，擡高我們的地位，或竟使我們遺忙這些事情，但我們要問：假如我們的本質，是愚昧，是蠻橫；我們的心靈，是粗暴，是漫無訓練；我們的行動，是暴酷；我們的性格，是不安定；我們的慾望，是駁雜，是盲目，是可憐；那我們雖有飽滿的錢袋，高貴的地位，亦有何意義呢？

成熟是一切的一切，哲學，假如我們能忠於牠，或能授予我們以靈魂的一致性。我們的思想，是如此的不潔，如此的矛盾，亦許我們倚恃哲學，可清除不潔，解除矛盾，並於整個

的自我中，求得前後相符的一致性。那時，我們將明白：袒護矛盾與不潔的慾望，實是可恥的事！我們深信：自此心靈的一致性出發，必可求獲目的與品格的一致性；而此二者，實為造成人格的要素，又為我們於簡陋的生存中，求獲一定的旨趣的首要條件。哲學是和諧化的知識，可造成和諧的人生；哲學是自我的訓練。可憑之以昇入恬靜與自由的境界。知識只是權力，唯獨智慧，方是自由。

我們的文化，是淺薄的，我們的知識，是危險的，因為我們心中，富於機械而拙於鵠的。我們所固有的心的平衡，——即自熱烈的宗教信仰所發出的心的平衡，現在已經喪失；科學會自我們心中，奪去道德的超自然的基礎，而此世界，亦好像在此以品性的分裂，作為背景的個人主義之下，全失去意義。我們又碰到蘇格拉底的難題了：我們當如何尋覓一自然的倫理，以替代現時業經喪失勢力的超自然的制裁，——亦可名之曰宗教的制裁？要是沒有哲學，沒有整個的見地，——結合諸目的，並安排諸慾望的程序的見地，我們的社會遺產，即會消失：不失於嫉世的暴行，即失於革命的狂亂。那時，我們的心裏，竟會放

棄和平的理想主義，而致力於戰爭的自殺；竟會膜拜千百政客，而不認識一個政治家。我們用前無倫比的速率，運行於地球上，但不知運行的結果，將屬如何。我們已被知識毀壞了；牠使我們沉溺於權威之中，而不知自救。要使沒有智慧，我們決無被救之望。

威爾杜倫

譯者序

我們稍微研究過哲學的人，最怕被人考問的，就是「什麼是哲學」的一個問題。當然，最便當的辦法，莫如記住一二哲學家的定義，例如馮德（Wundt, 1832-1920）的定義，一遇人詢問，即答以「哲學是以統一各科學所供給的知識，構成無矛盾的體系為職志的科學」，作為應付；可是如此的回答，等於不答；不如舉出幾種參考書目，請他自去參考，更乾脆些。然使我們換一方法，將哲學範圍內的幾種學問，如認識論，形上學，名學，倫理學，美學等，列舉幾種，告訴他說：哲學所研究的，是這幾種學問，那你就懂得多了。如再進一步將這類名詞的意義，稍加解釋，或再舉幾個例，那聽的人，必更加明白了。此其故：一方面固然因為具體的舉例，較諸抽象的說理，容易懂些；但同時，亦因人們所需要的，不是什麼玄妙的定義定理，卻是若干問題的明顯的答案。這是一般人所共有的經驗：手中所持的，

明明是一直竿，插入水中，卻變爲曲形，若再從水中取出，卻又恢復直形；於是靈敏的人，即要詢問：到底那一個是竹竿的眞形呢？是曲形，抑是直形？明明是基督所稱訟的善德——「凡幫助弟兄中間最弱小的一個，即是幫助我。」但尼采派的青年，大不以為然，他們以爲此在破壞「超人」的道德；於是靈敏的人，又要詢問：到底什麼是善行呢？是憐憫人，抑是爭勝人呢？明明是膚色鰲黑，脣部突起的醜婦，但同族的偉男子，卻目爲西施美女，對之曲獻殷勤；明明是「癩頭刻腦」，污穢滿面的醜兒子，但自親生的母親看來，確是乖巧伶俐的小寶寶；於是靈敏的人，又要詢問：到底什麼是美，什麼是醜呢？凡是人，都有這些疑問，既有這些疑問，就希望明達的人，給予他們以確切的答案。至於玄學玄理，他們本不是學道習德，窮心究理的老學者，當然無心來注意了，更無心來理會了。

然而對於這些問題，予以確切的答案，豈是容易辦到的事？數理學家所指示的，只是些抽象的理論與乾枯的程式，對於實際的人生問題，當然難有貢獻。生物學家所論爭的，是「微變」與「突變」的問題，「先天」與「後天」的問題，這些問題，雖與人的行爲，

發生直接關係，但於人的行為之中佔據首要地位的「心靈」問題，不知如何措置；因之，他們雖有意來解決人生問題，但終力不從心，徒呼奈何。至於心理學家，他們確是研究人類的心靈或精神方面的行為的，可是現代的心理學，正處於「無政府時代」，牠的本身命運，尚未得解決，更無望其能解決牽涉其他的科學的人生問題了。唯獨哲學，牠是用綜合的見地，來研究最後的問題與終局的問題的科學；是研究萬有全體的科學；牠以各種科學的材料，作為基礎，居於各種科學之上，用居高臨下的視度，扼住整個的見地，解決其特殊的科學所不能單獨解決的問題。對於複雜的人生問題，別的科學，如不能負責解決，猶有可言；獨至為「一切科學的皇后」的哲學，為「一切科學知識的最高與最終的統一」的哲學而不能負責解決，實屬無詞可措。

而尤其處於現代的時會之下，研究哲學的人，對於此種複雜的人生問題，尤須負切實的解決之責。近世紀自科學昌明，產業界發生偉大的革命以來，人類生活的各方面，皆發生激烈的變動：機械發達了；工廠林立了；農村人民，皆如水赴壑，如蟻附羶般地聚集城

市，圖謀城市的生活去了；固有的道德規條破壞了；固有的風俗習例崩潰了；人們居於機械的世界內，猶如一個輪齒，一個螺旋，所見所聞，皆屬瑣屑的部份，與碎裂的斷片，不能於部份與斷片之間，體認整個的意義，與全體的見地。假如從前手工業時代的人，需要一種整個的人生觀，以資策勵；那現在機械時代的人，更需要如此一種見地，作為指針。可是現代的科學，現代的專家，「為求安全的緣故，只攢在狹小的範圍內，每一個人，只知他自己的部份，但不明白他的部份，在全體中，究佔如何地位。」這豈是可以久長的局面！我們的世代，正像文藝復興期的世代，一切原料，皆甚充裕，只缺少如哥白尼，培根等人，善用此原料，以建樹一新的世代，與新的社會。現代的每一心靈，皆在向哲學請願從速創出一調協的世界，與和諧的人生來。

再從哲學的本身命運着想，此種用整個的見地，而來建樹一調協的體系的企圖，尤屬亟切需要。哲學在古昔的時候，是如何受人尊敬的皇祚！著名的蘇格拉底，不願自敵人手中，逃避性命，卻願在哲學壇上，為哲學殉身。柏拉圖為牠的緣故，敢冒二次大險。馬迦尤

帝愛好哲學，更甚於皇座。勃魯諾爲牠的緣故，雖遭焚燬，亦無怨言。這是多璀璨，多輝煌的時代！可是到了現在，非獨前此的尊嚴，喪失無餘，即其能否繼續生存一點，並亦發生問題。究竟哲學能否繼續存在，是否有牠的將來的問題，包含複雜，現時姑不置論；但一種學問，——從前曾受各階級人的尊敬的學問，現在居然有人要懷疑牠的將來，即此一點，可知牠的遭受，確乎兇險極了。考其所以如此者，雖有自外的原因，不能抹煞，但其本身，亦殊負有罪愆。回憶從前的哲學，是活潑生動的學問，是冒險進取的學問，是膽敢研究一切，而其研究所得，又能指示實際生活的學問，是每一個人，皆願聽其指揮，受其教訓，以爲立身處世的指針的學問，總括一句，是生的學問，不是死的學問。可是自從經過中世紀的經院主義，——一種不敢向外研究實際問題，專在三段論中玩把戲，豔其名曰哲學，實屬一種宗教的經院主義的麻醉之後，人們都自生的學問，走到死的路上了。迄後，又出了一個笛卡兒，昌言「我思故我在」的結語，「此所謂『我』，通認其爲非物質的靈魂，此靈魂的本質，究屬怎樣的呢？我們都明白：一個物體，必當其被別個物體推動的時候，方能行動，如今

我們的靈魂，是非物質的，既是非物質的，怎能推動大腦中的細胞組織，使之發出動作來呢？爲欲解答此問題，於是在哲學上，產生了奇特的『唯物主義』、『觀念主義』與『心物平行論』的三種學說來，而哲學上的認識論爭，亦就此開端；到了後來，整個的哲學界，皆捲入認識論的旋渦中去，而不能自拔。人們所研究的，不再是切實的人生問題，卻變爲乾枯的心與物的問題，實體與現象的問題，理性與感覺的問題。當然，這些研究，從提高人類的運思力一點着眼，本不可厚非；可是對於一般人的生活，就根本不發生關係了。同時，又因各特殊科學，相繼脫離哲學而去，哲學好似一個年老的母親，活了數十歲，養了幾個兒女，必須「壽終正寢」了。如今辯護哲學的存廢問題，據我看來，毋須從理論上着眼，只須轉換牠的方向，使其重複，回到人的方面與實際生活方面的問題，佐助人類，解決切實的生活問題，要使牠對於人類全體，有切實的貢獻；那還怕人類不像從前的殉道者一樣，赤膽忠心的去護衛牠嗎？

這是哲學的生死關頭，亦是現代談哲學的人所不得不負的仔肩。美國的杜倫博士，